



培養守法意識 更勝增加開支

學者：教育是遏制犯罪關鍵

當我們談及刑事司法時，我們應該考慮到我們所屬的社會，基於特定人類行為所制定的法律，在不同的社會表現中存在差異。然而，當今所有的文明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保障公民和平共處的權利，使每個人都有安全感、有尊嚴地在社會中生活。

本期節目中，我們邀請到「鄭國鈞博士顧問行」主席兼首席顧問、菲律賓聖母大學客席教授鄭國鈞博士，他將就刑法學進行討論，從各個角度闡釋香港刑事司法系統的相關概念。

主持：So, as a HKer, we are very proud of the fact that HK is the safest place in the world. However, of course,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crimes in HK, and recently we can see that there's a rise of internet scam in our society. So in your opinion,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in HK?

作為一個香港人，我們對香港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這一事實感到非常自豪，但香港也有很多犯罪行為，最近我們可以看到網絡詐騙也在增長，請問你如何評價香港的刑事司法效力？

嘉賓：Very often than not, people talk about increasing public spending on fighting crime. But if you look at the city, I mean as an academic, I would actually look at crime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in a way that it is somehow functional in the city and in a society.

人們經常談論要增加政府支出來打擊犯罪，但如果你看一下我們的城市，作為一個學者，我會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犯罪，即從文化的角度來看，這一種社會現象具有一定的「功能性」。

So if you look at it that way, then cities like HK or places like HK which is a collectivist society. The only thing that you probably have to do is to increase the cost of crime or cost of committing crime, which means the moment they realize it costs that much or crime would cost that much, they'll probably be deterred in a way.

如果你這樣看，那麼像香港這樣的一個集體主義

社會，我們唯一要做的可能就是增加犯罪的成本，這意味着當他們意識到犯罪的代價是如此高昂的時候，就很可能會被嚇阻。

But look at other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let's say cities that are full of individualists, it would be so difficult for us to simply increase the cost of crime for them, because the moment they think they don't agree with the law, they'll just do it. So the thing is, if you look at HK, it's not about the city now, we're talking about the generation.

不過看看世界上其他城市，譬如那些充滿個人主義的城市，我們很難簡單地增加犯罪成本，因為一旦他們不認同法律條例時，就會違反法律，所以香港現在的重點不是城市本身，我們談論的是一代一代的人。

The last generation probably would be more like conformists, but for the new generation, I wouldn't say they're conformists. So in a way, we have to sort of educating them, and not increase the public spending because that's probably useless in a way. In that sense, in order to sort of curb crime or sort of making the city safer, education would be so key.

上一代人可能更循規蹈矩，但對於新一代，我不認為他們是循規蹈矩的人。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必須培養和糾正他們的意識，而不是增加用於打擊犯罪的公共開支，因為這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無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為了遏制犯罪或使城市更加安全，教育將會非常關鍵。



◆ 鄭國鈞認為增加犯罪成本可嚇阻罪犯。
視頻截圖



掃碼睇片

主持：As you know, in the pandemic, we are facing lots of difficulties. As you said, for many people, they asked for increasing the expenditure on giving out more courtrooms or hiring more judges to ensure that there is no justice delay, but some of the cases back in 2019, for the riot cases, they haven't been brought to court yet. So do you think that we should do something? What can we do more for the criminal justice to make sure it has to be done?

疫情期間，我們面臨很多困難。正如你所說，許多人要求增加開支以提供更多的法庭或僱用更多法官，確保司法程序不會延誤。不過有些2019年暴力行為的案件，至今仍未到法院提堂。你認為我們應該為此做點什麼嗎？我們怎樣可以保證刑事司法公正？

嘉賓：Well, if you look at other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or other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UK actually piloted the first virtual court back in 2021, Singapore, the U.S., and Australia they have similar things as well. But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t actually boils down to the same issue: we are short of judges, we're short of people running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如果你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英國早在2021年就試行了第一個虛擬法庭，新加坡、美國、澳洲也有類似的措施，所有這些事情其實都可以歸結為同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缺少法官、缺少管理刑事司法系統的人。

Let's say, you go to a restaurant and all of a sudden you have so many customers coming in,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re you going to hire a few more chefs? That's the problem. You can't hire chefs right away, so you still have to take time in order to digest those cases, which means really the best answer would be patience.

比方說你運營一家餐館，突然有很多顧客前來，你要做什麼？是要多僱幾位廚師嗎？這就是問題所在。你不能馬上僱傭新的廚師，所以你必須花時間來消化這些訂單，也就是說最好的辦法就是要有耐心。

But waiting maybe is not the best way. Because for the judges, we always say that the remunerations, the benefits package, it cannot be compared to the private practice. It's an art about how do we attract more people to be judges.

不過等待也許不是最好的方式，因為對於法官來說，我們總說薪酬待遇或福利待遇不能與私人執業相比，所以如何吸引更多的人成為法官是一門學問。

◆ 點新聞英文節目《EyE on U》，由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及梁熙主持，邀請香港社會各界包括政界、商界及專業人士，分享及討論社會熱話。

乞丐燒雞有妙法 連皮帶毛再塗泥

文自由戲

逢星期四見報

《射鵰英雄傳》中，黃蓉以一道「叫化雞」（粵語稱「叫化」為「乞兒」，故又叫「乞兒雞」）收服了洪七公。小說中，黃蓉是先剔除雞的內臟，「卻不拔毛」，然後「用水和了一團泥裹在雞外」，放在火上直接烤。這做法有點「粗暴」，跟現代「叫化雞」有點不同，而且按目前普遍的說法，叫化雞並非起源於宋朝。

關於叫化雞的起源，目前有三種說法：第一，明太祖朱元璋兵敗逃難，在民間吃過叫化雞，讚不絕口。第二，清高宗乾隆帝微服出巡江南，不慎流落街頭，吃了一個叫化子偷來的雞，不單治好飢腸，也大飽口腹之慾。於是問叫化子那是什麼雞。叫化子不好意思，美其名為「富貴雞」，後來傳到民間，便「雞復其名」，復名叫化雞。第三，這是出於常熟虞山腳下的民間菜餚。

前兩者也真「百搭」，先不論乾隆帝為什麼老是流落街頭，光是朱元璋一人已「發明」了不少佳餚，像「臘八粥」、「反腐四菜一湯」等。只能說，朱先生真是給「皇位」耽誤了「美食家」的職業。至於最後一說，比較合理，但也掀開了江南「叫化雞之祖」的爭奪戰。

叫化子煮雞 學者剛路過

目前，常熟「山景園」、常熟「王四酒家」和杭州「樓外樓」都給人稱為「叫化雞之祖」，其說法大同小異，都是：明清時候，有個叫化子在破廟外看到黃鼠狼叨着還沒死絕的母雞經過，於是舉棒打跑，搶了母雞來吃。因為手上沒有什麼器具，叫化子只好草草清去內臟，便連皮帶毛塗上泥巴，放到柴火堆中烤。而有趣的是，正當大功告成之際，大學者翁同龢（一說錢謙益）「及時」出現。嘗過雞肉之後，翁同龢便記着這做法和滋味，回家着令家廚如法炮製，遂流傳成常熟名菜。這說法的關鍵是才子與乞丐，一種極端矛盾的感覺，造就



◆ 叫化雞有多個起源故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從江南興起。
資料圖片

了這道名菜的傳奇性。然而，我們必須記住，「東坡肉」非關蘇東坡，而「左宗雞」也未必有左宗棠的事。

經過幾百年（或者是百多年）的改良，叫化雞的做法更加精細。首先，雞的大小要限制在1.5公斤左右，確保有肉味之餘仍然嫩滑。然後，塞進雞腹內的佐料也都是可以獨當一面的食材——雞脯、瘦肉、火腿、香菇等，還要先用豬油爆炒，再加入醬料調味，最後才塞進雞腹，怎麼不好吃？準備好以後，更要用豬網油包裹，確保雞肉滑嫩，外面再包上鮮荷葉。而原來普通不過的塘泥，換成酒壇泥，取其有微微酒香，既去腥臊，也能提味。至於火喉，今日已經改用烤箱，先大火烤40分鐘，取出，補上一些濕泥，再入爐。轉微光燜90分鐘，用慢煮方法燜熟雞肉。

不是說笑，筆者在寫這段文字時，唾液也不自覺地分泌出來，實在很難會不好吃。杜甫說「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今日，筆者也不禁想呼喊：「陰功！何時眼前見肥雞！」

普通話教與學

隔星期四見報

一天上課的時候，有位同學指着書上的一個詞語問我：「老師，『bójǐng』是什麼意思？」我說：「這個詞語應該讀『脖頸兒』(bógěngr)，就是脖子後面的部分。」同學們都覺得很奇怪，問我為什麼這個「頸」字會讀「gěng」，因為他們平時說「長頸鹿」(chángjǐnglù)，所以就不知道這個字還有另一個讀音。

普通話和粵語一樣，都有一字多音的情況，比如「好」字，粵語也有兩個讀音，「好(hou2)壞」和「愛好(hou3)」，普通話裏這個字也是兩個聲調不同的發音。下面我們再舉幾個多音字的例子。

普通話的「和」字有五個不同的讀音，如果再加上語流音變後的輕聲，總共可以讀六個音了。

1. 平和(pínghé)，指(性情或言行)溫和。比如：他態度很平和。
2. 附和(fùhè)，不加辨別地跟着別人說或做。比如：你有時候別隨聲附和。
3. 拌和(bànhuà)，攪拌。比如：餃子餡兒要拌和勻了。
4. 和麵(huómian)，用水揉合麵粉。比如：這個時候他應該在和麵。
5. 和牌(húpái)，打麻將或鬥紙牌時，某一家的牌合乎規定的要求，取得勝利。比如：他又和牌了。

我們再舉一個詞語——「參差」，這個詞語的



◆ 長頸鹿的「頸」字，發音與脖頸兒的「頸」不同。
資料圖片

兩個字都是多音字。「參」字普通話有三個讀音，「參加」(cānjiā)、「人參」(rénsēn)和「參差」(cēncī)，但在粵語裏，「參加」和「參差」的「參」是同一個讀音。

另一個「差」字，普通話有四個讀音，「差別」(chābié)、「差不多」(chàbùduō)、「出差」(chūchāi)、「參差」(cēncī)，但這個「差」字在粵語裏，「差別」和「差不多」就是同一個讀音。所以不知道這兩個字都是多音字的話，就容易把「參差」讀成「cāncā」，這樣就鬧出笑話了。

所以同學們在說普通話的時候，也可以想想這個字在粵語的時候，是不是多音字，有需要時，一定要查字典求證啊！

◆ 吳良媛（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辦於1976年，是香港地區首個專注推廣普通話的民間團體，並致力提供各類型的普通話課程。）



◆ 葉德平博士（香港作家，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高級講師，教授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科目，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文化專著。）